

描写了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单调的社会环境，更注重自然环境的描写，而后面的“灵魂三部曲”是不是更关注内心的一种思考？

雪漠：“大漠三部曲”出来的时候，很多人就非常喜欢。直到今天，写农民最好的是赵树理、高晓声，但很多学者认为，雪漠远远超过了他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“大漠三部曲”一百多万字，定格了一个时代，那个渐行渐远的农耕时代。它不受任何标签的影响，纯粹就是一种生命的东西。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《大漠祭》和《白虎关》，影响都非常大。上海有第一流的读者。各个城市的读者中，上海的读者群是非常厉害的。为什么？上海有这么多的高校，有非常好的批评家，培养了这么多有眼光的读者。很多城市没有这样的读者。一个城市的群体阅读力，超过上海的很少。所以，在上海《大漠祭》一出来，首先火了。上海读者的眼光很厉害，只要你有好东西，读者们就会认可你。其他城市有眼光，但声音太大，喧嚣太多，人静不下来读书。有些城市能静下心来读书，但鉴赏力不够。所以，上海人既能沉静地读书，又有很好的鉴赏力，而且人数多，有一大批读者。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群体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您的小说里也有大量的动物，您对动物观察细致入微，《大漠祭》里的鹰，《猎原》里的狼和羊，《白虎关》里的豺狗子都令人印象深刻，对动物的热爱，是不是也因为您在生活中经常会遇到野生动物？

雪漠：我小的时候，人与自然是非常和谐的。鹰、骆驼、马等，



左图：雪漠作品《羌村》。

都是生活中常见的动物，它们就像伙伴一样，和你生活在一起。西部有两种东西，在上海不一定能见到，一是动物，二是神鬼的故事。像一些动物，除了动物园之外，在上海很难见到它们。但在西部不是这样，人和动物是一样的，随处可见。另外就是神神鬼鬼的故事，在上海可能听不到这些故事。所以，动物和神鬼故事，是西部文学创作中非常重要的素材。

我尤其喜欢动物，所以在我的小说中有很多关于动物的故事。当你通过特殊的训练，真正做到“天人合一”之后，你和动物是一体的，你能感受到动物的生命，感受到土地的生命，感受到自然的脉搏。所以，“天人合一”直接影响到了中国的哲学，包括政治哲学。几千年中，像祭天祭地的仪式，像对社稷的祭拜等，这些与大自然有关的礼仪，其实都是国家非常重要的教化方式。礼仪代表着一系列的文化系统。

我能进入一般西部人进不去的世界。你可以认为这是一种想象力，但它不仅仅是想象力，更多的是智慧的东西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2023年7月，您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了《羌村》，这是您第一次在小说中写到居住在高山西部中国人的世界。怎么会写这样一部小说的？

雪漠：我能进入一般西部人进不去的世界。你可以认为这是一种想象力，但它不仅仅是想象力，更多的是智慧的东西。羌村那块土地，我采访了二十年，一有机会我就去那里收集素材。前几年，在藏区我还集中生活过一段时间，我的胡须就是在那个时候白的。在那里可以睡得很好，但醒来就像没有睡过一样。有一天，一个记者采访了我，在报纸上刊登了我的照片，报纸出来之后，我的一个学生就说，您的胡子白了。我一看，才知道自己的胡子白了。因为那块土地海拔太高了，生活条件不是很好，所以住上一段时间之后，人是很容易衰老的。

后来，我写《羌村》的时候，已经收集了很多资料，大概有几千万字，那真是一个文学富矿，像大海一样深邃。《羌村》里用的只有一个故事而已，那里还有很多很多不为世人所知的故事，是我一辈子也写不完的。那么，这时候我就创造一种新的文体，才能写出我感知到的世界，并能够写活它。这个时代的作家可能会编一个故事，编得也很好，也能畅销，但是我的那个世界一般作家进不来，所以我只能创造一种新的文学叙事来表达我想表达的东西。